

跟着党旗,我走过了51年

● 钱水根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成立100周年!我在党旗下,也即将走过51年!

51年前的9月1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政治生命诞生了!51年来,这个生命到来的前前后后,我一直记忆犹新,实实在在感知着。

那年8月,刚经历赤日盛夏的人们,开始感受一些秋爽,体味些许的凉快。可是我,却无法使自己凉快下来,一种紧张、激动引起的不安,使我沉浸在滚烫中。8月的一天,党支部书记告诉我,党组织同意了我的入党申请,党员大会将讨论我的申请。得知这个消息,我的激动和心跳,已经持续好几天了。

递交入党申请后,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里觉得自己已经是组织的人了。每天上班、开会、学习,浑身有着用不完的劲,别人做8个小时,我早班连中班,中班连半个夜班,班组缺人手,我一人顶俩个;小组学习

抢着发言,义务劳动抢着推车,民兵训练抢着趴水塘;有时班组长不在,我代理组织大家读报、讲时事;逢开大会,支部书记点名我发言。我觉得唯有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想入党的人。我默默地做着、学着、提高着,用汗水浇灌着自己的思想和灵魂,用付出催化着这颗种子破土而出。

秋天了,凉爽的秋意更浓了。党支部大会将审批我的入党申请,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支部大会前,我找了党支部朱支书做我的第一入党介绍人,找了曾是我入团介绍人的陈大姐、老团支书,做我的第二入党介绍人。1970年9月1日,党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那年,我21岁。

我是党组织恢复吸收新鲜血液后的第一名新党员,对于这份荣誉,很长时间里,我睡梦中都激动不已。党组织为我指明了前行的路,如何走好入党后的每一步?征途

漫漫,惟有奋斗。

3年后,一代伟人毛泽东为解决人民穿衣问题,批准建设石油化纤基地,在好人好马到金山口号下,我被输送建设上海石化总厂,融入了千军万马战金山的洪流。从那时起,我在上海石化工作学习,在金山海边安家落户,我“两个生命”中的30年,留在了金山。上海石化是我的第二个摇篮,金山新城是我的第二故乡。

2002年,企业重组为中石化上海工程公司,我随公司搬迁浦东,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浦东这块充满希望的热土,开始新的“两点一线”,走过了职业生涯的最后时光。

时光易逝,世事变迁。一眨眼,我退休6年了,跟着党旗,我已走过了51年。都说夕阳西下,忘记过去、忘记恩怨、忘记年龄,但政治生命如影随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方得始终;永葆党员本色,才能修成正果;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有多少力,做多少事。



篆刻



陈永春

桂苓苑

刊头书法 瞿国平



■ 樱花盛开扮浦江(摄影)

汤啸天

祝福母亲

● 张永章

母亲的影子
是一首中国民歌
在飘着花香的暖风中
挥舞着永不停歇的旋律

童年的我是一位“诗人”
母亲是第一个忠实的读者
那诗一般的啼哭里
只有母亲你一个人听懂

母亲呵,我曾和黎明一起前进
是你阵痛里苍白的笑影
目送我和太阳一起出发
走向无垠的地平线和山岚的火红

母亲,我是你心际铮铮作响的风筝

无论飞向怎样的高度
总也飞不出你爱的时空
和那油菜花一样金光闪闪的目光

当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沉默
当我因生活的坎坷而忧伤
你总是用长满络的手背告诉我
明天的太阳依然会从地平线升起

我感谢母亲
给我勤劳和学会艰苦的精神
我感谢母亲
给我做人要正真的灵魂

我祝福我的母亲
永远健康不再有忧伤
我祝福天下母亲
永远是人生旷野上最美丽的风景

红色弄堂

(节选)

作者 张晓栋

HONG SE LONG TANG

上海老城厢的西北角,至今还保留了一段古城墙。1913年,上海北半城的古城墙被拆,城外的护城河也同时被填埋,城址上兴筑起了民国路(今人民路),延墙的空地上造起里弄房子,振业里就在其中。振业里处于大境阁和老西门之间,地属华界,与法租界隔着民国路相望。上海近代史上著名的四明公所就在振业里斜对面的法租界内。四明公所北面的马路现在叫淮海东路,曾因四明公所为宁波会馆的原因而叫宁波路,与现在南京东路以北的宁波路完全是两条马路。

振业里夹在万竹街和同庆街之间,共有两弄,一弄为今人民路1027弄,二弄为今人民路1037弄,两弄皆通大方街,通过大方街转万竹街,可达露香园路。万竹街露香园路的转角处就是当时著名的万竹小学。振业里的弄堂口向着民国路,对马路通寿宁路、云南南路,出行十分方便。

振业里11号为街面房,门牌号为民国路339号(今人民路1025号),在一弄东弄口的第一间。1923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公开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在这里开业。

从金陵东路279号的新青年社总发行所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机构一般都选在法租界或公共租界中非常靠近法租界的地方,但从1922年9月选址兰发里创办《向导》周报开始,这种以法租界为主来选择机构办公地的现象有所改变,中国共产党甚至离开了租界,转而在华界寻找合适的地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金陵东路279号的新青年社总发行所、老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望志路10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都先后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查封,当然会引起对租界的警惕心并有意回避。党的三大远赴广州召开可能也有这一原因。由于革命在南方蓬勃兴起,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华界的政治环境稍显宽松,于是华界倒成了相较而言更安全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此处离兰发里的《向导》发行所非常近。从上海书店开张后即发行《向导》来看,这可能也是选址此处的原因之一。

由于上海书店是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党中央调派了来自浙江某女子师范学校的徐白民来筹建并负责书店的运营。选用这一地址,徐白民是听取了瞿秋白的意见后定下的。瞿秋白参

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非常清楚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而且,他曾是《向导》的编辑。

上海书店开业时,店内的用品大都是旧物,仅作少量添置。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家再正常不过的书店,销售着民智书局、新文化书社、亚东图书馆等出版社的出版物,实际上却秘密发行被查封的《新青年》社的全部存书,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以及《中国青年》《前锋》《共产党宣言》、瞿秋白主编的《社会科学讲义》等革命进步书刊。

1925年12月,党中央派毛泽民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直接领导上海书店。在他的领导下,书店业务有了很大的扩张,不但在沪东、沪西都设立了分馆,而且向中共在长沙、广州、南昌、宁波的发行机构供货,甚至将生意做到了境外。

上海书店在华界安全运营到1926年,于2月4日被进驻上海的孙传芳军阀查封。这是中共早期运转时间较长的一处机构,证明当初的选址是比较正确的。

振业里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上海书店原址现留有纪念碑。

振业里,红色书刊发行网

上海书店遗址